

中国十大开国皇帝个性心理揭秘

社会性格帝国命运

张炳武 张玉福 著



社会·性格·帝国命运

——中国十大开国皇帝个性心理揭秘

张炳武 张玉福 著

(辽)新登字第9号

社会·性格·帝国命运
——中国十大开国帝王个性心理揭秘
张炳武 张玉福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矿业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30千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常江 封面设计：本忠
责任校对：祥瑞

ISBN 7-5610-2585-8

K·255 定价：8.20元

前　　言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个皇朝创立和倒掉，接着又一个皇朝创立和倒掉，好像走马灯式地变换着、重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总是在封建帝国的框架里面变换，当现代化的挑战冲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观念的时候，人们在寻求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有意无意都要审视帝王创业兴衰的故往，企望从中寻找出带有历史规律性的东西来。历史家们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些专家从宏观的历史社会发展框架中，侧重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得出了上升为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有的专家从微观的历史社会视角，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辨识工作，深刻地揭示出历史偶然性的奥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

社会历史舞台的悲喜剧是由活生生的人们扮演的，社会历史变革的宏观必然性，总是寓于人们所扮演的一次次历史事变之中。了解历史偶然性，首先要了解人参与偶然历史事变中的思想和行为，他为什么要在偶然的历史事变中扮演这种或那种社会角色，接着自我目标追求，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

式去表现自我呢？如果认真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社会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它不是孤立的毫无社会联系的我行我素，它的社会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且它的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特点，也受时代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关系制约，即受社会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制约着。这就是说，人们参与个别历史事变的思想、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特点，不仅是人的性格心理特征的显示，也是时代历史必然性的显示。因此，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个性，能够把个别的历史偶然性同普通的历史必然性对接起来，再现时代历史的真貌。

西方史学界把心态史学研究已经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果。目前，中国史学研究也在借鉴西方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开拓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其中，心态史的研究也得到史学家的关注。中国封建社会十大开国皇帝所开创的封建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社会框架。为什么继秦始皇开创的秦帝国之后，一个个皇朝倒下后，还要建立一个又一个封建皇朝，史学家已经从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讨，但从主要历史人物，从十大开国帝王个性心理方面，去探讨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人搞过。

我们从事社会史研究，已经越来越感到再现中国社会历史的任务，需要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也需要把政治史研究同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把专史研究回归到社会历史研究中来，其中运用社会心理学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再现活生生人们创造的社会历史，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鼓起勇气，大胆地参与中国心态史工程的开拓工作，而十大开国皇帝心态史的研究就作为这项开拓性研究的试笔、尝试。

中国历史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对人的研究，重

视人际关系的研究，重视协调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提倡仁的学说，表明中国传统史学很早就树立了这样的研究风气，因为“仁”字就是二个人或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仁的关系准则，也就成了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历史人物个性心理的材料就十分丰富，为我们从事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可行性条件。我们在力所能及地挖掘十大开国皇帝个性心理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和研究了这些帝王个性心理形成的环境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并从他们个性特点及创造行为的影响中，研究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从而说明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从中探寻规律性的东西，再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揭示中华民族文化心态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影响。

当然，把十大开国皇帝的心态研究，作为中国心态史研究的一个大胆尝试，它就难以避免研究中的稚气、不成熟等种种弊端。只有不怕出现这些毛病，我们才敢于起步这项研究，所以，我们期盼着学者们的批评指教，这样会有益于中国心态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我的好友张玉福同志最早建议我们搞这项研究，当我鼓起勇气开展研究时，他的工作有所变动，所以难以承担过重的研究任务，仅承担了隋文帝和朱元璋的撰稿任务，其余八个开国皇帝完全落到我的肩上，所以本书稿也要由我承担它的社会责任。切盼得到学者、读者的指教、批评。

著者

1994年4月

目 录

秦始皇的人格和他的悲喜剧	(1)
家庭迷结的心理印痕	(2)
初试锋芒的性格表现	(7)
是社会像还是自画像	(11)
缺情多情和无情	(15)
“自我实现”的追求	(20)
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26)
刘邦的性格和他的时代	(33)
性格和时代的相互关系	(34)
时代创造性格环境	(37)
无赖表演的是是非非	(41)
性格类同的社会群体	(46)
反暴是性格再社会化的表现	(51)
求他倾向对能力的补充	(56)
性格和帝王角色的调适	(61)

刘秀的帝王事业和他的谨信直柔性格	(66)
谨信直柔性格的形成	(67)
谨微和智勇合一的性格特点	(73)
真情与真情的凝聚	(78)
反暴爱民的价值选择	(83)
至柔型的理想模式	(89)
司马炎的性格与西晋帝国的命运	(97)
特别的宽容与特殊的环境	(98)
宽仁对篡政不义的包容	(102)
士族地主的阶级本性	(106)
晋武不崇武而重文	(110)
自我节制和放纵自我	(115)
聪明反为聪明误	(120)
杨坚的个性与隋朝的兴衰	(126)
帝王欲求的动力结构	(127)
智能型认知结构	(131)
捕捉机遇篡权称帝	(135)
事业心与遗世功德	(140)
排儒而好佛	(144)
帝王与猜忌心	(146)
仁恕与乱刑	(150)
千古遗恨之因	(153)
唐太宗的认知与他的创业守成	(158)

个性心理特征形成的环境	(159)
非凡的认知能力	(165)
举义抗暴的历史选择	(168)
义和不义的矛盾心态	(172)
可畏心境及其认知	(177)
太宗晚年的历史悲剧	(184)
宋太祖创业的畏惧心理分析	(191)
宽仁和聪颖人格的环境	(192)
兵变中的畏惧心态	(198)
杯酒释兵权的出台	(202)
宽容和慎微的性格特点	(206)
三戒、自戒和难戒	(211)
仁君仁孝的喜和悲	(216)
“深沉有大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220)
深沉大略的性格环境	(221)
播种“安答”的大略思想	(228)
实践统一的理想目标	(231)
亲情和大略编织的帝国	(238)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	(241)
朱元璋从讨饭和尚到帝王的奥秘	(247)
好思敢为和忍耐与反抗	(247)
报负、好学与谨慎	(251)
竞奋之中脱颖而出	(255)

忍辱负重严于律己.....	(261)
注重知识礼贤下士.....	(264)
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	(268)
努尔哈赤的欲求及其价值评判	(272)
两种文化个性心理特征.....	(273)
环境、机遇和人格.....	(278)
性格和治军及军事才能.....	(283)
逐步建立后金政权.....	(289)
对待汉人的矛盾心态.....	(293)
帝王变态心理的困惑.....	(296)

秦始皇的人格和他的悲喜剧

“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毛泽东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人秦始皇，随着沧海桑田的社会变迁，已在漫漫的历史烟云中逸散消失了。但那些作为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长城、兵马俑，仍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时时勾起人们的思古情愫。

秦始皇是伟大的创世之君，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暴虐之君，历代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他毕竟是普通的骨肉之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家庭环境中，经受着种种心理、感情的磨炼与刻琢。他曾遭遇过童年自身难保的惊愕梦幻，也经历过来自于亲情的冷嘲热讽。帝王宫内的特殊生活环境，将他幼少时期就打上印痕的无情和猜忌倾向进一步个性化了，他的个性升华的结果，就是为时代塑造成一个高智能型和极度权势欲望的君王。大一统的历史需要，创造着秦始皇；秦始皇的人格又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在他 50 年的人生历程中，凭借帝王的舞台，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总是在轰轰烈烈的自我实现理想中拼搏，既充实着社会，也充实着自我；既导演着历史社会的悲喜剧，也导演着自己的悲喜剧。

— 1 —

家庭迷结的心理印痕

家庭是人养育、成长与形成个性的摇篮。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所说，人的“社会化过程开始于家庭”。^①家庭环境对秦始皇个性的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他的帝王事业播下了悲喜剧的种子。

他出身于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秦王世袭家庭，秦王几代的丰功伟业，为他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然而，细细追寻他成长起来的家境，便可以看到，他在幼少时期，既缺少孩子们需要的亲情的温馨，也缺少正常的生长抚育和安全保障。流离，恐怖，难以言状的不幸，一件又一件地落到他的头上。

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始皇降生在赵国的邯郸城（今河北邯郸市），由于生地的原因曾起名赵正。他生在赵国是由于他的父亲子楚曾以人质的身份被抵押在赵国的缘故。战国时期各国兼并之战愈演愈烈，交战国双方为防止背信弃义的行为，互派王子为人质，然而作为人质的王子在背信弃义的征战中身处垒卵之险。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兵大举入犯赵国，秦将王龁统兵围困赵国邯郸城。赵国为了报复，准备杀掉子楚一家。当时3岁的始皇，只好同母亲一道隐姓埋名，西躲东藏，整天累月地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他的父亲在吕不韦的帮助下，远离幼年的始皇逃归到秦国。始皇生母赵姬是赵国交际场面上的一个轻薄女子，加之家境的颠沛流离，她很难把母爱完全倾注

^①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87页。根据美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83年版译。

在始皇身上。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孩子们总爱热情地和父母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感情健康与否”。始皇难得有同父母纠缠的机遇，因而在幼少时期缺少父爱和母爱，缺少爱心对幼小心灵的浇灌。相反，他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经常在危险、无情和猜忌的氛围里，苦度着童年的日日月月。因此，在他的感情里既没有品味过爱的温馨，也不知爱的力量。他的感情不健康了。正当他开始获得认知自我的时期，他所模仿的榜样竟然是无情和猜忌的面孔。这些无情无义的面孔作为形成个性的镌刻师，去镌刻始皇的感情世界，只能使童年的始皇，缺少爱的情义，添加的只能是猜忌的心理。

公元前251年，已经9岁的始皇，经过童年岁月的煎熬之后，从邯郸回到咸阳。他虽然结束了居住泥土屋的平民生活，开始了红墙绿瓦里的宫廷生活，并且时过不久，他的父亲即秦王位，他成了王太子。地位从他乡的游子一跃而为至尊。但家境和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并没有给始皇创造一个从感情方面填补爱的情境的环境。当时始皇正处于少年的“博弈阶段”。^① 他不仅需要家庭的感情温存，还需要邻里同龄少友们的群体嬉游。在天真烂漫的嬉戏中，他们经常扮演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社会心理学家们已经通过研究发现，孩子们通过嬉戏的方式，锻造着人际的交往，理解和模仿着人们的互助互动关联的行为方式。正是这一改变了的环境，即至尊的地位和宫廷内院的围墙，把他和那些天真无邪的童心群团分离了。他那洁白如素的童心，少年求知的渴望和烂漫嬉游的天性却在无情的宫殿围墙的束缚中，被迫地朝着权力的宫殿逼移。在他脱离正常环境成熟的过

^①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精神、自我和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

程中，变得过分地早熟。当他看着前殿父辈们在日理万机、筹谋国事的时候，他那欲望渴求知识且又空虚无情的心理，自然而然地为权势欲的侵入打开了心扉。看后宫，他的母亲在一度漂零之后，正在饥渴地寻求春心的补偿，她很难承担做母亲的义务，也难能把全部的爱心倾注在始皇身上。当需要真情去陶冶这个少年、需要用爱的力量作榜样，去学知去认从适宜社会需求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时候，他在无情的空间里，只能冶炼出无情的种子，在权力的诱惑下，求知渴望也只能向着单一的权力型智能汇集。

此外，始皇生父的迷结，对于他幼少时期的个性扭曲是雪上加霜。公开而论，他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子楚。子楚虽为王子，但没有承袭王位的资格，遭冷遇而被抵押在赵国为人质。当时，有个善于经营的大商人吕不韦，用重金到秦国收买了华阳夫人，为子楚争取到嗣君的宠位，当然，也给始皇设置好登上王位的阶梯，使始皇成了历史上的幸运儿。然而给予始皇的幸运也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给始皇的少年时代增添了难以言状的苦辣酸甜，忍受着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感情磨难。

一般史家都回避历史人物的隐私，害怕偏离治史方向。但应承认，有些隐私对历史人物个性化的影响，往往是个关键所在。所以，讳莫如深的隐私往往是揭开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性格形成的窗口。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里，有如下一段记载：吕不韦在邯郸歌女中，选个姿色绝佳的美女为妾。一次宴饮中，子楚看到吕不韦身边的这位佳人姿色诱人。他请不韦能割爱归己。吕不韦原本也是一个好色之徒，又同赵姬打得火热，不忍罢手，一听此言曾怒气生腾。但又一转念，既已在子楚身上花了大量金钱，已经成了秦的嗣君，将来有利可图，把赵姬给子楚正投奇货可居之意。吕不韦知道赵姬已有身孕，当子楚得赵姬以后，

果真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始皇。从此子楚把赵姬立为夫人。许多史家对这段记载提出质疑，其中有代表的是清代著名史家梁玉绳，他认为：“嬴政变为吕政，是被秦灭亡的六国之后，制造舆论，对秦的有意报复”。^① 当代史家马非百也认为《战国策》没有这段记载，所以《史记》所载不实。^② 如果认真探究始皇人格形成中与私情的种种瓜葛和难言之隐，就会发现，秦始皇与吕不韦之间的亲情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关于始皇生父是谁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论，^③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始皇有没有王位承袭资格的问题，也关系到他的父亲子楚能否成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假如人们知道子楚嗣子竟然是吕姓血裔，就有乱嬴氏血统之嫌，华阳夫人就不会推荐子楚为嗣子。子楚既或知道始皇为吕氏亲子，但囿于吕氏立嗣之功和割爱姬归己之劳，加之王嗣之利害关系所致，他也不能张扬出去，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吕不韦在庄襄王即位后，任为丞相，也只有报效于秦王，不敢作非份之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庄襄王子楚在位仅3年便死去了，13岁的始皇继王位，此时丞相吕不韦已经有了稳固的相权，所以没把这个孩子王放在眼里，并且在同太后赵姬勾起旧情时又多了一层卖弄权势的保障。史载，始皇即王位之初，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④ 显然，这是吕不韦伙同太后精心设计的。所谓仲父，就是一般人叫二爹的意思。唐代史家张守节把始皇称不韦为仲父，同春秋五霸时齐桓公称

①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册，第1038—1939页。

②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213页。

③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作者认为始皇是吕不韦子，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提出的质疑提出了不同意见。

④ 《史记·吕不韦列传》。

管仲为仲父划一，^①这种说法实属牵强。因为齐桓公是发自肺腑之情，是对管仲匡辅之功如同仲父的认同。而少年始皇没有可能称不韦为仲父。这是谋成迫从。当时，母后与不韦苟且情通，对于个性心理日趋成熟起来的始皇来说，这是一桩不堪入耳的丑闻，是极难言吐的隐私，是亲情酿造背离宗法和道德规范的可怕情境。当不韦以仲父姿态飞扬跋扈于宫廷内外，生母置亲子情份于不顾放纵自己的时候，聪明而又早熟的始皇，必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逐渐认知和接纳了冠冕堂皇的仲父称号，从而掩盖着相权侵凌王权的非礼，也掩盖着宫廷内一桩桩不得见人的龌龊。所有这些使得君王难以吞咽的苦果，当他年少可欺之时，只有忍气吞声的份。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给成熟着的心理以极大的压力，使他始终处在如履薄冰、如踏荆棘、如入虎穴的感受之中。这种难以容忍的容忍过程，锻造着他的人格的意志力，而意志力的锻造过程，是由萌生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报复心理所趋使的。

吕不韦明白自己创造的好景不会太长，始皇长大成人之日，就是权相危机的时刻，为此，他准备着退路，为割断同母后赵姬的旧谊，用移花接木和金蝉脱壳之计，为母后选了一个嫪毐。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新的丑闻和新的权势之争，不仅没能掩盖住旧的丑闻和王权的危机，反而是欲盖弥彰，一件件新旧丑闻以及嫪毐谋权之气焰，沸沸扬扬，甚者竟能传到始皇的耳中。因此始皇是在忍辱负重之中，开动着智能吐纳的心理机制，充实着准备报复的能力、准备报复的手段，从而在压抑情境的思维活动中，加速着报复能力的生成。

公元前238年，21岁的始皇进入了成年，按传统在秦宫内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号称‘仲父’”条释文。

举行了秦王成年的加冠典礼，同时也表明秦王开始亲政。由于他的报复心理已经成熟，所以他一握王权宝剑，就能驾驭秦王的权力立即改变忍气吞声的氛围。他得知嫪毐欲谋叛乱之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叛乱，还对吕不韦作出了果断判决。这一判决就是他给吕不韦的一封义正词严的亲笔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①信中两句话，完全击中了吕不韦的要害处，也表明了年轻的始皇所以能做到斩钉截铁地砍断君臣之间的恩情，是割断亲情心理成熟的结果，并从中流露出亲情的纠葛。吕不韦知道它的份量。始皇在信中给吕不韦留了一条迁往巴蜀的生路，但吕不韦知道他和始皇间两情的断绝，就意味着这是始皇对他最终的审判，也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无地自容的吕不韦，只有用自己多年酿制的毒酒，结束自己的一生。

始皇未曾有过厉兵秣马的戎伍生活，也未有过激烈的王位之争，而是一种特殊的家境和复杂的亲缘关系，给他建构着一种特殊的个性心理的成熟条件，使他早熟的人格具有无情与权力欲的结合，形成超“权力型”^②特质的君王个性。

初试锋芒的性格表现

始皇亲政伊始便干了三件轰动朝野内外的大事件，从这些事件中完全暴露出他从亲情方面所带来的思想感情上的疤痕，也充分显示出他那鲜明的人格特色。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卡特尔等人认为人的性格不同是由特质决定的。特质论把性格分类为权力型、悲观型和乐观型三种。